

南来作家文丛

萧村文集

侨史卷

新加坡文艺协会

2008 年 10 月

南来作家文丛

萧村文集

侨史卷

新加坡文艺协会出版

(15, LIM TUA TOW ROAD, SINGAPORE 547751)

主编：骆明

顾问：杨松年教授(新加坡)、庄钟庆教授(中国)、萧村研究员(中国)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17.5

字数：427 千字

版次：2008 年 10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书号：ISBN 981-08-0185-4

定价：人民币 28 元、新加坡币 14 元



作者：萧村

2008 年 4 月上旬摄于广东清远小北江游船上

作者简介

萧村本名李君哲，祖籍福建省晋江市池店镇新店村。生于公元 1930 年 1 月 13 日，为第四代华侨。20 世纪四十年代，相继任教于新加坡青云学校、大众学校和马来西亚霹雳州兴中中学。

因参加抗英反殖学生运动，1950 年 6 月被英国殖民政府逮捕入狱，后被拘禁于怡保集中营，同年 11 月被驱逐出境，中央人民政府派船接回新中国。

1953 年秋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统计系工业统计专业后，分配到中央国营第二石棉瓦厂（沈阳新型建材总厂的前身）工作。相继担任统计组长、计划科长、教育科长、车间主任、生产总调度和厂部办公室主任等职务。

1979 年 11 月调任辽宁省计划委员会经济研究所处级研究员，后当辽宁省政府发展研究中心对外经济研究室主任，以研究东盟成员国经济与海外华侨华人经济为主业，是这一领域有成绩的专家。

几十年来的业余时间，大都用于创作海外华人国内侨界生活为题材的文学作品，上世纪就成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华侨文学艺术家协会理事，为知名的归侨作家。他还研究华侨华人历史尤其是华侨华人经济与华文文学发展史，也颇有收获，曾任中国华侨历史学会常务理事和辽宁省华侨历史学会常务副会长等职。

“南来作家文丛”例言

为了展示南来作家的业绩，繁荣、推进东南亚华文文学以至世界华文文学，新加坡文艺协会决定出版“南来作家文丛”（以下简称“文丛”）。

南来作家指的或是南来的中国作家，或是到中国留学、抗战后返回东南亚的华文作家。“文丛”将收入这些作家的创作、评论、研究的文字。

“文丛”由骆明任主编，聘请杨松年教授（新加坡）、庄钟庆教授（中国）、萧村研究员（中国）为顾问。

我对萧村的一点认识

——为《萧村文集》的出版说几句话
新加坡文艺协会会长骆明

(一)

萧村有文名,尤其是在海外,说得更贴切一点,应该说在新、马一带,知道萧村的名字的人不少。

许多搞文学,有写作,有与文坛发生关系的人都知道萧村,知道他是归侨作家,也说他是南来作家。

理由很简单,早在 20 世纪四十年代间,萧村在海外,在新、马,除了从事教育工作之外,重要的就是写作了。当时他在几个华文报章的副刊发表作品,而且时间也算不短。因此他在离开新加坡之后,就出版了小说集《国术师》、《椰子园里》及散文集《山芭散记》。

萧村离开新、马后,对于写作并没有停顿下来,反而是写得更多更勤。而且在条件允许之下,他还是跟海外,跟新、马之间的文坛,跟这儿的写作人有联络,有来往。因此,海外对萧村是了解的;而萧村对海外的情况也是熟悉的。

海外的写作人一提到南来作家,一提到归侨作家,萧村虽非是唯一被提到的作家,但是总会被一起提到的。应该说,如果没有一定的活动能力,没有连续不停地在文坛出现,不断有作品出版、问世。试问在保留、保存,而让人记忆犹新是很不容易的。

萧村是少数不被人遗忘的作家,萧村是中国现在仅有不多的归侨作家。在南来作家中,硕果仅存的已知作家大概不超过 10 位。他们有在广州的,有在北京的,而在沈阳的却只有萧村一人。

(二)

我知道的萧村，似乎是在五十年代跟人乱跑乱闯误入了文坛。应该是在那时候，我就从师辈、从友侪中知道了归侨有所谓的“热带三友”。这“热带三友”是吴进、韩萌、萧村。老实说，对于这3个人，我有一种憧憬，一种怀想，希望有机会见到他们3个人，或者其中一二位。

八十年代后期，我不知从哪里拿到萧村的电话号码，因此在上海给了他一个电话，聊了一阵。当时有一股敬仰之心，敬慕之情。

大概在1990年初期吧，我们到北京，意外地在酒店中见到了萧村。后来才知道，他是晓得我们到北京，特地从沈阳赶来的。那是一股难得的情谊。以后，我们到东北访问，也特意到沈阳，就是要与他相见。我也在吉隆坡，在参加世界儒商的一个会议中，与萧村再次重逢。以后，他也到新加坡来。

几年前，辽宁教育出版社为我出版一册《九月进香》，就是萧村替我编选的。以后我们来往以及见面的次数就较多了。

(三)

萧村在北返以后，对于写作，对于专业研究，并没闲散下来，他除了本职的经济研究以外，他也涉猎侨史，他更对文艺，不论是中国的或者是海外的，他都加以思考，加以分析，并撰写成文。

更为难得的是对海外他还是有感情，有思念的，因此不论是在中国或者有机会到海外来交流、旅游，他都有很多的体会，很多的感怀，也因此写了大量的作品。

2007年10月，厦门举办第七届“东南亚华文文学研讨会”，我有机会再跟萧村先生会面，也很高兴地知道他有意将他这几十年的文学作品、研究论文等，加以挑选分类编纂成书。我很赞同，希望他尽早落实。

大会主席、厦大教授庄钟庆是一位热心人士，他知道后，就力促我能在海外帮助萧村完成这个出版意愿。

萧村在会议结束不久后,就捎来消息:这套《萧村文集》共 5 卷,1—3 卷属于文学,此外 1 卷侨史,1 卷经济。估计文集约有 300 万字。

新年间,知道萧村对整个 5 卷文集已经编选就绪,准备付印了。应该说,这是一个好消息,而且能够出版这么一种大部头《萧村文集》,真是一个更好更大的喜讯。我们热切期望《文集》能很快与读者见面。

2008 年 2 月 22 日写于新加坡

前言

人生有尽头，涂鸦已经历 60 多次春雨夏阳秋风冬雪更迭，也该画上句号了。

猛回首，似是印在泉州市《儿童报》上的首篇习作“妹妹之死”展现我眼前。时虚岁 12，雁山小学 6 年级生。复凝视，1947 年旱季某日《南侨日报》（侨领陈嘉庚先生所创办、胡愈之同志任社长）的“南风”和《星洲日报》（侨领胡文虎先生创办）的“晨星”，分别刊载“悼志雄兄”与“末路”的版面好像长了脚，正迎面走来，这是我重返新加坡发表的第一则散文与首篇短篇小说。从此，我成为马华文学百花园中的一株小草，同 literature 结下了终生不解之缘。

被英国殖民当局硬戴上“红帽子”驱逐出境后，我成为新中国高等学府莘莘学子之一。居于建设富强民主文明法治祖国的需要，我学习新兴的工业统计专业。显然同我的“作家梦”是风马牛不相及的。然而，人民的利益高于一切，为了洗刷近代史上中华民族蒙受的奇耻大辱，多少革命先驱洒热血抛头颅，我有什么不可以牺牲的呢？于是暂时与文学分手，苦心孤诣攻读统计学，终于在校为成绩全优的学生、在厂是先进工作者。也为日后研究经济奠定坚实基础。

不过 literature 却频频对我挥手。依靠韩萌仁兄的运筹帷幄，在我“改弦易辙”期间（20 世纪五十年代初）香港学文书店和赤道出版社相继印行拙作《国术师》（小说集）、《山芭散记》（散文集）和《椰子园里》（小说集）。这是我在新、马华文报刊发表近百万习作的小结。

在国营建材企业的 25 年间，埋头于计划管理、生产调度、综

合统计等专业事务中,变换着统计组长、计划科长、车间主任、厂办主任诸多角色。历经四分之一世纪的基层磨炼,虽未能创作中国的长篇小说《士敏土》,却“胆大妄为”地撰写《企业管理纲要》和《行业通行规章》,为建材系统采用,并被戴上“专家”桂冠。自知这是名不副实,却是学以致用,没有辜负黎民百姓对我的培养,还成为我日后调往省级经研机构工作的沉甸甸砝码。

改革开放的曙光初照的1979年仲冬至冰雪始融的1991年孟春,长达4100多个日日夜夜里,我奉命参与“辽宁现代化规划”起草、“辽东半岛对外开放”调研、“辽宁引进海外资金技术人才的战略与对策”制定等重大命题,既风尘仆仆于基层,又冥思苦想于斗室,集思广益的成果,终于为省决策当局所采纳。当了对外经济研究部门“头目”后,又身负东盟成员国及华侨华人经济的研究使命。因为那位来自新四军、知识分子出身的老首长了解鄙人是新马归侨,无可争议的人选;而我也乐于担当此任。冲破了缺少第一手资料、没有经费出国考察种种障碍,高度发扬集体智慧,群策群力地交上令人信服的答卷。

我还有意外的丰收:即利用其“边角余料”和往日探索获得的“存货”,撰写了一百十多篇的经贸领域的文章,发表于辽、吉、黑、京、沪、闽、粤、苏、港等地报刊上,马来西亚《工商世界》、新加坡《企业家》杂志和菲律宾华文媒体也登载不少拙作,并于1988年出版专著《辽东半岛——东北对外开放的窗口》(合著)、2000年8月出版《开窗看世界》、2001年5月出版《关东夜话》。这些经济调研习作,虽难登大雅之堂,但我的学术立场是客观的,坚持了实事求是的科研方针,因而我是扪心无愧的。

在同一期间,我身为辽宁省归国华侨联合会的委员,受命组织省华侨历史学会,被推举为常务副会长,时在1987年11月间。为建成名副其实的研究社团,我们积极开展学术活动:一是由高等院校、社科机构的会员自选侨史研究课题;二是请各级侨

办和侨联文化、宣传干部走访有代表性年事已高的归侨详细记录其口述资料；三是组织有较高教育水准的老归侨撰写“回忆录”。

众人拾柴火焰高，功夫不负苦心人。辽宁省政协的第十一辑文史资料就是“辽宁归侨回忆录专辑”，约 15 万言，首印 4000 册，获得读者和专家的好评，时任全国侨联主席的前辈张国基先生亲笔题词于扉页上，我们深受鼓舞。1997 年 1 月第 46 辑辽宁文史资料又是归侨回忆录专刊，作者中有不少新面孔，这是薪火相传的可喜可贺现象。

我既是组织者，带头钻研侨史乃义不容辞。20 世纪八十年代中期至九十年代末，几乎一半业余时间用于搜集、探索这一领域的资料，撰写一批以华侨华人经济和海外华文文学发展史为重点的文章，相继发表于中国《经济日报》、中国《华侨华人历史研究》、广东《侨史学报》和《全国侨联动态》（内刊）等权威性报刊上，有些篇章还被收入中国华侨历史学会主编的《华侨华人史研究集》（北京海洋出版社，1988 年 8 月）和著名侨史学者庄国土教授主编的《中国侨乡研究》（厦门大学出版社，2000 年 5 月）。尤其是拙作《战后印尼华人经济发展概况》研究报告被人民日报、中国社会科学院等 10 余家中央单位合办的机密级内刊《世界经济调研》（1990 年第 8 期）编发给副总理及中央政治局委员以上的领导参阅，还有《华人社会现状与海外统战工作》被中共中央统战部和全国统战理论研究会授予 2 等奖。从海内外报刊登载的数十篇稿件挑选编辑了《战后海外华侨华人社会变迁》（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 年 10 月出版）和《海外华文文学札记》（北京大学华侨华人研究中心丛书之五，香港南岛出版社，2000 年 4 月出版）两本论文集。算是我这个曾任中国华侨历史学会常务理事的老归侨的点滴贡献吧！

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浩荡春风吹绿了关东万里沃野时，被“文

化大革命”风暴摧残得四零八落的文学艺术花木，酷似雨后春笋纷纷破土而出；同时马来西亚华文文学史专家马崙君为编写《新马华文作家群像》一书，通过香港《地平线》总编吴宗海先生要我的生平资料和半身近照。我非常惊诧又十分感动：被迫离别新马30载，那里的文学界居然没有忘却我这个名不见经传的习作者。海内外良好气氛的氤氲，剪不断理还乱的文思禁不住于心灵涌动，沉睡多年的笔触复苏了，并逐渐形成一股喷薄欲出的活力。于是，在沈水之滨的松花江街东侧寓所里，无论是寒气料峭的春夜、香瓜黄熟的夏日，还是高粱红了的仲秋、雪花如席的严冬，我都能祛除白天工作的疲惫，在左邻右舍纷纷扰扰的氛围里，宁静而致远地铺开稿纸于单薄的两屉桌面上，思绪不由自主地神驰于艺术灵感空间中。

于是对坎坷曲折人生的感喟，对风云突变岁月的回眸，对第二故乡热土的眷恋，对南洋亲朋戚友的怀念……挥毫疾书，如泉涌似井喷地倾泻于一页页稿纸上。于是“萍踪浪迹忆新马”的系列散文近20篇出现于马来西亚《南洋商报》的副刊上；总题为“狮城遗梦”的10则散文分别由新加坡《锡山文艺》、《赤道风》等报刊发表；“星洲文友寄简”的10封书信则由新加坡《联合晚报》登载。还有约百篇的稿件（包括散文、随笔、游记、小品、评论等体裁）为新加坡《联合早报》、《新明日报》、《源》等媒体和马来西亚的《南洋商报》、《星洲日报》、《新明周刊》、《写作人季刊》、《文道》、《清流》等杂志，以及菲律宾《联合日报》、《世界日报》等所采用。中国大陆和香港特别行政区也有20多家报刊发表百余篇拙作。1988年12月问世的《异国风情趣事》（随笔集，辽宁大学出版社）、1990年10月出版的《新加坡情思》（散文集，中国华侨出版公司）、1996年5月印行的《马来恋歌》（散文集，四川民族出版社），就编入了上述作品的一部分。这3本集子，是我重返文坛的初步收获吧！

秃笔复活之后,我没有在散文领域里徘徊流连,而是鼓足勇气向在新马未曾尝试过中、长篇小说进军。我用七、八个不眠之夜创作了约 74000 字的《雅宝路重逢》。这个中篇的题材是:定居沈阳的归侨夏暮云与秦皇岛姑娘赵贞深深相恋,却因男方背着所谓“海外关系”的政治“包袱”而有情人难成眷属,几十年后于京师不期而遇所发生的缠绵悱恻动人肺腑的故事。马来西亚《南洋商报》“小说天地”版连载了 60 天;后又发表另一个中篇《侨乡人家》(写的是闽南侨乡眷属与海外亲人天各一方长期分离的凄凉情景、生活困窘的典型故事),均受华社读者的赞赏。这对我是莫大的精神激励。

20 世纪九十年代初,为了完成那位身陷怡保集中营的革命老人临终前的重托:“小李子,你是作家,要争取活着出去,写本揭发‘红毛’殖民者暴行的书,让全世界的人,都知道他们的罪恶!”我再也无法以业务紧工作忙为借口,一日复一日、一年复一年地拖延了,终于耗费 3 年多业余时间,几易其稿,一部 30 万言的《椰子肥 豆蔻香》(原名是《柔佛海峡两岸》)杀青了。尽管因此熬得霜染双鬓和体重下降 8 斤多,但无怨无悔!此书虽是中国大陆第一本反映马来亚华、巫、印 3 大民族同心协力血肉与共反殖抗英争取独立的历史小说,却生不逢时,因为古老神州大地市场经济方兴未艾,媚世的风花雪月小说和通俗歌曲大受青睐,纯文学作品乏人问津,难怪堂堂国营出版社害怕亏本而拒之门外。束之高阁几度春秋后,幸遇主管中国华侨出版社的全国侨联副主席萧岗前辈“慧眼识珠”,又蒙狮城锡山文艺中心莫河、秦林、寒川、孙爱玲等 17 位文友的资助,拙作得以由中国华侨出版社付印,时已 1993 年 10 月矣,距老难友弥留时的嘱咐整整 43 年了!谨以此悼念九泉之下的英灵、慰藉健在人间的勇士,兑现自己庄严的承诺,可死而无憾也。

从曾祖父因太平天国失败流亡到马来半岛算起,我是第四

代华侨子弟。4位姑丈夫3个姨夫在新、马、菲“吃头路”，姐姐也远嫁印尼泗水市。而今定居于东盟成员国、北美、澳洲和港台的表兄弟表姐妹和外甥外甥女等五服内亲属真不知道有多少。华侨世家的血脉相传、门风相继，是股促使我写国内侨界海外华社悲欢离合遭遇甜酸苦辣生活的原动力。于是，我在沈阳一家民营信息企业“打工”（担负独自采编校两个周刊）的繁忙日子里，自2002年元旦起至2005年2月23日止（即72岁至75岁期间）利用全部业务时间完成约74万字的《故园寻梦》，由中国文联出版社出版。这部长篇小说描叙了半个多世纪以来，在亲爱祖国的怀抱里，归侨和侨眷经历了土改、肃反、抗美援朝、三反五反、一化三改、农业合作化、人民公社、大跃进、反右斗争、3年自然灾害、文化大革命等惊心动魄的政治运动，直至迎来了改革开放新时代。塑造了3位不同家庭出身、不同文化教养、不同人生经历、不同性格作风的归侨代表形象，描叙了他们周围的146位人物在错综复杂关系中所发生的矛盾纠葛及其命运变化。通过一系列情节场景再现爱国青年侨胞回国建设繁荣富强新社会和寻求炎黄子孙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理想。也刻画了他们在特殊年代对误解、歧视、诬陷、迫害，忍辱负重、不屈不挠，报国之志始终如一的崇高品质。海内外读者尤其是侨界人士认为是中国大陆首部以时间为经、以空间为纬比较全面宏观又深入细致地反映归侨侨眷在新社会的物质生活与精神世界。高昂的爱国主义思想贯穿全书，在一定程度上达到“典型环境”和“典型性格”的艺术水准。这显然是过誉了，绝对不敢接受。但是我确实倾尽心血了，殚精竭虑地尽了一位归侨作者的天职了。缺点仍然不少，若有再版机会，我必定根据群众和专家的宝贵意见，毫不犹豫地删改斧正。

迄今虽然在文学、经济、侨史3个领域出版了18部著作（其中1部为合著），但均是幼稚之作，难登艺术与科学的圣殿的。为

了给一生的涂鸦活动作个总结、理出点头绪来,得到骆明会长全力支持,由新加坡文艺协会出版《萧村文集》,作为《南来作家文丛》之一。我乃毫厘布衣,迄今仍两袖清风家徒四壁,何以为报,仅能为密切中新文学界交往和加深两国人民友谊奉献一生的绵薄之力。

2008年1月15日 写于沈阳市北陵寓所